

山河表里

Priest 著
艾利卡 绘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山河表里

半步·阿森·题字

Priest / 著 艾利卡 / 绘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河表里: 全2卷 / Priest著;
艾利卡绘.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489-1874-5

I. ①山… II. ①P… ②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7338号

责任编辑: 师俊 韩洁

特约编辑: 沈鸿 邓烨

美术编辑: 冯沛妮

山河表里 (上下卷)

著 者: Priest

绘 者: 艾利卡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 制: 利丰雅高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32 889mm × 1240mm

印 张: 18.25

字 数: 380千字

ISBN 978-7-5489-1874-5

定 价: 50.00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 (广州) 律师事务所



后记	番外五、一条蛇引起的冷战	番外四、族长创业记	番外三、特工保父	番外二、数不清的腊肉	番外一、失业特工再上岗计划	尾声、新生	第十二章、种子	第十一章、沉星岛	第十章、陷落地	第九章、逗你玩	第八章、幻影猴
283	277	271	263	259	253	239	229	199	037	023	001

“幻影猴？幻影猴是什么？”褚桓有点直不起腰来，他身上冷汗一层一层的，眨了一下眼睛，凝在睫毛上的汗滴就掉了下来。褚桓揉了揉眼睛，不过很快，他就连眼也不敢揉了，因为发现自己每揉一下，眼前的场景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好像一大堆“找不同”的图片，一帧一帧地漂在那，把他晃得头晕眼花，“操……都警醒点，别乱动。”

袁平听出他的弦外之音，简直想要哀嚎：“所以现在还是幻觉，那个花没被打服，只是战略性隐蔽了？”

褚桓没回答，用力偏了一下头，隐约间，他似乎听到哪里传来一阵心跳搏动声。

幻视之后又是幻听？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袁平觑了一眼褚桓的脸色，想伸手拍拍他：“哎，我说，你要是不行了趁早说一声啊。”

可他的手还没碰到褚桓，就被南山中途截住了，南山伸手揽过褚桓的肩，让袁平的手拍了个空，还貌似无意地说：“我来照顾他，多谢。”

袁平：“……”

“我只听长者提起过幻影猴，他说那不是活物，也不是死物。”南山一只手提着刀，一只手虚虚地搭在褚桓身上，让他靠在自己身上休息一会儿，“但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也不知道怎么杀死。”

“不能看，不能听，不能闻，不能尝，不能触……”褚桓露出一个苦笑，

呶语似的说，“下一个该不会是不能‘想’吧？”

小芳瞪大了眼睛：“什么意思？”

袁平听了，却若有所思地看了褚桓一眼，然后微微皱起了眉，他正要开口问，突然，眼角扫见了一道灰影，闪电般地一闪而过。

袁平没来得及开口示警，褚桓已经一伸手抽出了南山腰间的箭矢，他搭弓上箭瞄准一气呵成，箭尖“叮”的一声，明明是射中了什么，可是再一看，那里却又什么都没有了，落了地的箭矢孤零零地竖在那，大头朝下，箭尖诡异地插进了泥土里，尾羽还在微微颤动着。

小芳和袁平几乎异口同声。

“那是什么？”

“那有东西！”

褚桓慎重地抽出第二支箭，他背部有伤，拉伸起来手臂上的肌肉在隐隐地在打颤，一滴冷汗流到了嘴里，他尝了尝，发现连汗水都不咸了。褚桓深吸了口气，声音几不可闻地从嗓子里冒出来：“你们也看见了。”

有人教过他一个简单的分辨幻觉和真实的方法，就是问问别人有没有看见相同的东西。

“没看清，好像……”袁平伸手比了一下，“有这么高。”

猴子的高度。

小芳：“身上有毛，尾巴又细又长。”

猴子的尾巴。

南山扶着褚桓，没出声，其实他也瞥见了，只是他习惯更谨慎一些。

什么叫做不算活物也不算死物？

什么东西能在长满枉死花的水域里生存？

如果真有一只灰毛猴子，为什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非得他一提到“幻影猴”三个字，它就出现了？

几个人几乎是背靠背，四下里都是鸦雀无声的寂静，好一会，褚桓缓缓地

放下弓箭：“找不到了。”

袁平轻轻地问：“能不能把它引出来？”

小芳：“怎么引？”

“我们守门……”袁平的话音顿了一下，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说出“我们守门人”几个字是那么的顺口，几乎毫无违和，“我们……守门人认为骨头与血，都是带有力量的东西，是祭祀中常用的刀具，能沟通生的和死的。如果幻影猴真的像族长说的那样，是一种不生也不死的东西，那我是不是也能通过这种东西把它引出来？”

这话听起来全无逻辑与道理，所幸此情此景本身就很没道理，而血和骨都是守山人常用的药材，南山会随身带着，现成有。

“族长，你会画‘出生祝福’吗？”袁平比比画画地问。

“出生祝福一般是族里长者画的，每次有新生儿出生，他都会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出生的祝福，意思是祝他们摆脱疾病和死亡的侵扰，是新生的符咒。”南山没急着回答，先跟褚桓细细解释了一番，而后才冲袁平点点头，“我会，怎么？”

“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你把血和骨灰和在一起，在我这里，”袁平指了指自己的额头，“画一个颠倒过来的出生祝福，我去河边把那只灰毛猴子引出来，大家掩护，褚桓你负责远程。”

“滚蛋，”褚桓想也不想就一口否决了他，“轮得着你指挥吗？”

袁平戳了戳他的胸口，一脸刚愎自用：“伤残，做好你的事，其余别管了。”

几年以前，这王八羔子也是在黑灯瞎火、垃圾丛生的窄巷里，也是这样不由分说、自以为是，跄得二五八万一样地对他说：“做好你自己的事，其余别管了。”

“我说不行就不行，”褚桓打断他，一字一顿地说：“我信不过你。”

袁平冷笑一声：“你是信不过你自己吧？”

褚桓额角青筋乱跳，有心想抽他一个大嘴巴子，可手还没抬起来，就被南

山一把攥住手腕。

“那你信得过我吗？”南山忽然问。

褚桓一怔。

“我和他不一样，我们一族人从说到做到，绝不食言。”南山静静地看着褚桓，忽然，他垂下眼睛，眼睫微颤，手掌从褚桓的手腕滑到了手掌上，他将褚桓的手合在自己手心里，轻轻地叩了叩自己的胸口，“力量有大有小，但是都来自于相信——褚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就算你不愿意给我承诺，我也甘愿单方面地成为你的人，请你相信我。”

他的汉语大部分似乎是褚桓教的，老师不靠谱，还没有教到甜言蜜语的那一章，他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

褚桓一时间无言以对，连开了一路荤段子玩笑的棒槌都被南山这一番格外的郑重其事镇住了：“族、族长，你……”

南山捧起褚桓的一只手，双手合十，合上眼睛。他弯下腰，将褚桓的手在自己的额头上碰了一下，口中无声地念了句什么，如同自愿在上面烙下了一个沉重无比的誓言。

接着，他从装着各种药的皮袋子里取出了守门人的血和骨灰，在手心中调出膏状，在自己的额头上画了一个古怪的符号。

“我会慢慢接近河岸，如果守门人兄弟的办法有效，幻影猴就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跟上来，一旦它出现，就立即杀死它。”

“把箭给我，箭尖上蘸上血。”

“箭射不死怎么办？”

南山回头看了他一眼：“我手上还有刀。”

褚桓眼睛眨也不眨地追着南山，几乎把呼吸也屏在了染血的箭尖上。

南山走得很慢，每一步似乎都有所思量，他提在手里的刀尖向下垂着，却已经调整到了随时可以横劈出去的姿势，每一个动作都自然……而且身经百战。

褚桓看着那个背影，心里突然不再念叨“要是给我一把枪就好了”，也仿

佛是忘了背上疼得无法拉伸肌肉的伤，因为受伤而微微颤抖的手竟然也奇迹般地稳住了。

突然，尖锐的嘶鸣声响起，一道灰影猛地蹿了出来。

几乎是声音还没来得及传到人耳中，褚桓的箭已经离弦，南山的刀也随风而动。

眨眼间，一只半人高的大猴子被一箭封喉，这一次箭矢分毫不差。而几乎是同时，南山的刀劈在了猴子的肩膀上，他狠狠地将那东西惯在了地上，河边柔软的泥土被他砸出了一个坑。

直到此时，众人提起的气还没来得及松下来。

袁平往前走了几步，探头探脑地说：“死了吗？”

小芳则没轻没重地在褚桓胳膊上使劲拍了一下：“好贱人，好样的！”

褚桓被他拍得一翘起，目光却没有离开那只大灰猴子。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瞳孔猛地一缩，踉踉跄跄地向南山冲过去：“退回来，那是假的！”

褚桓不是没见过南山动手，南山在黑暗里一把扭断穆塔伊脖子的时候干净利落极了，绝不拖泥带水，将稳准狠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一个危险的、未知的、高速移动的怪兽向他扑过来时，他第一反应会是挥刀砍向那东西的肩膀吗？

难道他还想留个活口回来审问吗？

这么近的距离，南山的刀不会偏，褚桓自信自己的箭也不会偏，那么……只有他们俩的视角发生了偏差。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地面上突然发出一阵密集的、窸窣窸窣的声音，潜伏多时的藤条总算如愿以偿，将他们这些猎物引入了斛中。那些藤条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密密麻麻地结成了一层网，顷刻间就将原本就分散开的几个人隔绝开来。

藤条上生长的白花疯狂地分泌出剧毒的花蜜，藤条上则仿佛是被隔绝了一

层水膜。

打火机呢？对，方才打火机最后传到了袁平手上。

褚桓这个念头方才兴起，几乎是立刻，他就听见袁平的声音从浓密的荆棘墙后面传来：“这个点不着啊！”

小芳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它要干什么？刚才那只猴子呢？”

那只猴子恐怕也是某种幻觉，群体性的，褚桓将短刀提在手里。

这时，他听见了南山有些惶急的声音：“褚桓？答应我一声，还有大山呢？大山怎么样？”

棒槌的声音稍远：“大山我背着呢，放心！”

褚桓想回答他一声“在这里”，可他突然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挂在胸口的小核桃毫无征兆地发起热来，他又听见了那一阵一阵的心跳声，心跳声仿佛在指引着他前往某个方向。

突然不知从哪传来一声吃痛的闷哼，褚桓的神经当场就绷紧了。

谁受伤了？

有人不停地在叫他，然而那声音也一点一点变远，褚桓耳畔仿佛被隔了一张看不见的膜。

凌厉的风卷过他的后颈，褚桓第一时间弯腰闪过，一根鬼鬼祟祟的藤条几乎贴着他甩了过去。

接着，周遭密密麻麻的荆棘笼子整个晃动了起来，无数根藤条山呼海啸地冲他席卷过来，褚桓在越发窄小的空间里艰难地闪避。

后背疼得快要裂开了，褚桓心里低咒了一声，并不和它们硬碰，他挡一阵躲一阵，垂死挣扎般地 and 藤条群打着游击，一边尽可能地保存体力，一边凭着感觉往某个方向走。

耳畔古怪的心跳声太大了，褚桓发现自己已经听不见其他声音了。

前路不通，他得用刀自己劈开一条血路，而随着他越发接近某一个方向，那些藤条也越发的疯狂了起来，像是拼了命也要阻止他。

难道这玩意也有敏感点吗？这么一想，褚桓虽然狼狈，却奇迹般的有种要流氓的快感。

可惜要流氓就必须做好被抽死的准备。

褚桓险些被一根偷袭的藤条勒住脖子，刚抬手劈开，断裂的藤条还没落地，第二根又随即追至，卓有成效地将他逼进了一个死角。

第三根藤条狡诈地从侧面袭来，径直刺向褚桓的心口，他终于避无可避，只能最大限度地蜷起身体，做好被捅个对穿的心理准备，同时尽量避开要害，以免当场去见褚爱国。

褚桓已经咬住牙，但是预想的疼痛却并没有到来，他定睛一看，只见那险恶的藤条探出锋利的尖刺，堪堪碰到了他吊在胸口的核桃，却突然被点穴般的不动了。

什么情况？这“圣物”还辟邪吗？

然而眼下正是你死我活的形势，褚桓没有追究缘由，他一逮着翻身的机会，立刻毫不客气地将眼前凶器般的藤条劈成了两半，片刻不迟疑地甩开了藤条的围攻。

褚桓胸前的“核桃”散发出某种奇异的光晕，仿佛黑暗中一盏微弱但坚定的小灯。

此时不光是他这里，整株枉死花都剧烈得抖动起来，打算将“肚子里”这几只小虫子赶尽杀绝。

相比之下，大山和棒槌的空间就显得更小了。

大山什么都看不见，花香浓郁到了一定程度，呛得他几欲呕吐，棒槌只好一直背着他东躲西藏。

棒槌的腿本身就崴过一下，虽然恢复得快，但多少显得有些不够灵便，特别还在背着大山的情况下，他一边躲还要一边护着大山，忙乱凶险中只好扯开嗓子大喊：“族长！族长！”

“不用管我，”大山摸索着抓住他的胳膊，这惯常沉默寡言的少年开口说，“你快去和族长他们会合，不用管我，背着我你哪也去不了！”

棒槌没来得及回答，就在这时，他面前的荆棘墙被一刀劈开，棒槌脸色才刚一喜，还没来得及叫出声，南山就被新长出来的荆棘重新推回了另一边，枉死花不遗余力的要将他们几个人分开。

棒槌：“小心！”

可他叫着别人小心，自己却中了招，一根藤条猝不及防地从地底下冒了出来，直直地戳入了棒槌的脚心里，棒槌惨叫一声，连带着大山一起摔了个大马趴。

他疼得满地打滚，却紧紧地抓住了大山，愣是没把人甩出去。

这一声惨叫每个人都听见了，南山心急如焚，可面前越来越厚实的荆棘墙长得总比他砍得快，南山听见袁平和荆棘藤条较劲的声音，听见小芳大声叫着棒槌的名字，却单单听不见褚桓的动静。

棒槌大叫一声硬是将那藤条从自己脚上抽了出去，血染了满地，他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山看不见的笑容，断断续续地说：“不……不背着你，我也哪都去不了……”

这时，头顶传来一声爆喝——只见一道犀利的火光当空刮下，是袁平！

袁平身上还有一小罐酒，他将酒抹在了刀刃上，点火烧着了，如同拿着一把烈焰，烧焦的气味弥漫开，枉死花的藤条蓦地退让两边。

“过来！快点！”袁平冲着他们大喊，“我就剩这一口酒了！”

大山惶急地四下摸索，突然被一双手抱住了腰，他还没来得及反应，那环住他腰的手臂却如钢铁，不容反抗地将他甩了出去。

大山意识到了什么，嗓音陡然劈开：“哥！哥！大哥！”

袁平挥手间，刀刃上半尺长的火苗随着他大开大合的动作四下翻飞，藤条们虽然畏火，却依然围着他跃跃欲试，只待那火一灭，就要一股脑地报复回来。

袁平放下大山，将他护在长刀范围内，向棒槌递出胳膊：“兄弟，手给我！”可是来不及了。

他那一点少得可怜的酒精燃烧得实在太快了，就像一丛稍纵即逝的焰火，旋即就只剩下了一缕青烟，被他逼退的藤条立刻无孔不入地卷土重来，疯狂反扑，巨大的藤条推开他面前的刀，刀背重重地撞在他自己的胸口上，袁平一口气呛在喉咙里，连退了三四步，胸口顿时淤青一片。

他在剧痛中抬头，看见那潮水一般的藤条当着他的面翻滚而来，一刹那捅穿了棒槌的胸口，血肉横飞。

袁平脸颊一凉，似乎是血花飞溅到了上面，他瞠目欲裂，而那些杀人的藤条转瞬就封上了他面前的路，他连棒槌的人影也看不见了。

……依稀只是一个被藤条怪力扭曲得畸形的人，胸口有荆棘般的藤条成千上万，暴虐地在袁平心上划出了一个三尺深的剪影。

棒槌的本名是“坚硬的柱子”，和褚桓的“桓”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人的名字听起来都很正直，人却不约而同的都长得歪歪扭扭，各有各的不是东西。

他不会数数，三八起来倒是挺有一手，有个很会闯祸的儿子是在树洞里野战生出来的，他还总是臭不要脸地把这件事拿出来挂在嘴边说……

大山拼命地向那面阴毒残酷的藤条墙扑过去，四处胡乱摸索的手掌不知道躲闪，很快被藤条上的尖刺刮得血肉模糊。

袁平一边拦着他，一边单手在凶残的植物中挣扎。

他感到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哀悼片刻，憋得胸口快要炸了。

而大山的哭喊中，棒槌再没有回应一声。

褚桓却已经在那心跳声的指引下，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很远。

等他注意到的时候，发现自己一只脚已经浸在了水中。褚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发烧了，尽管他站在冰冷的河水里，身体却好像越来越热，自听力之后，他仿佛又在遮天蔽日的藤条中丧失了方向感。

褚桓的鼓膜疼得厉害，似乎是快要被那一阵一阵如雷般的心跳声击穿了。

他发觉自己已经到了对于枉死花而言“灯下黑”的地方，这里靠近那东西的根部，连最细的藤条也有人腿那么粗，它们长长的尖端能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岸上，却不方便折回自己的树根处。

褚桓站在水里，看见那些藤蔓徒劳而疯狂地涌动——他几乎在藤条攻击的死角上。

冥冥中，那一直跳动不息的心跳声把他平安无事地领到了这里，褚桓忍不住伸手在自己胸口的小“核桃”上摸了一下。核桃发出红彤彤的荧光，却奇异的并不刺眼，像一团火光，从他的指缝间透出来，褚桓忍不住嘀咕了一声：“这还真是圣物吗？”

他小心翼翼地蹚水而过，往枉死花的根部走去，边走边盘算着怎么干掉它，可是最先撞入他视线的，却并不是枉死花埋在水下的丑陋根茎，而是触目惊心的累累白骨。

露在枉死花外面的那几具骸骨原来只是冰山一角，并不算什么，这里才是尸体的地下城——只见此地存放的骨头种族齐全，本来是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到了这，却统一地被藤条拗成了同样的造型。褚桓放眼望去，一大片白骨齐刷刷的都只有半人高，一个个轻薄如同纸片，挂成一排，颅骨面貌被拍扁扭曲，脸上有黑洞洞的眼眶、支离破碎的下颚……以及一张黑洞洞的嘴。

跨物种的如出一辙。

开满白花的藤条将它们连在一起，荡悠悠地悬在水面上，像一圈晾在绳子上的衣服。

骨头表面还覆着一层幽幽的磷光，乍一看，简直就像长了一圈诡异的绿毛。仿佛一群静默在黑暗里的绿毛猴子。

绿毛……猴子？

褚桓狠狠地打了个冷战，他不知道自己心里为什么会冒出这个念头来，可是“猴子”两个字从他心头一闪而过时，他忽然有种误打误撞冲破了什么的畅

快感。

连南山也没见过真正的幻影猴，褚桓盯着那一群白骨，突然冒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如果说幻影猴不是活物，也不是死物……那有没有可能……也许幻影猴根本不是什么猴子，而是这些和植物共生的、被改造得像猴子一样的白骨？

就在他这一愣神的光景，褚桓忽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了类似小孩子或者小动物嬉戏的声音，那声音如水波，由远及近，由小及大，从四面八方向他涌过来，很快充斥了他的一双耳朵。

褚桓没有妄动，他知道，如果自己的猜测是对的，那么他很可能是最接近致幻物的一个人，他所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可能全部是假的。

南山说过，“幻影猴”是不能闻，褚桓想了想，有些费力地弯下腰，将自己的裤腿割了下来，撕成两截，一半已经浸湿了水，另一半是原本就在水面上的干布料。

褚桓将湿的一半蒙在外面，干的掩在鼻子上，避免直接接触那些成分不明的河水，然后他闭上眼睛，静立原地，屏息凝神了好一会，直到那笑闹的幻听终于渐渐散去。

褚桓这才重新打量起枉死花的核心。

此时，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自我安慰，褚桓感觉自己的五官总算清明了些，而那一直如影随形的心跳声也不见了，褚桓看见植物巨大的根部扎根在水底，像个狰狞的水怪。

褚桓捏着短刀，缓缓靠近了白骨群，跟“绿毛猴子”面面相觑了片刻，他看着白骨幽深的眼眶，有那么一时片刻，心里生出了一丝怀疑——这堆破骨头真是传说中的幻影猴吗？

这种无来由的怀疑导致褚桓皱了皱眉，鬼使神差的，他略微将手中的碎布拿下来了一些，一股奇怪的味道顿时涌入鼻腔——仿佛是腥，腥气里又带着奇异的甜香，粘腻又撩人。浅尝辄止地吸了一口，褚桓就感觉自己的骨头都酥了，

像是床帐中情人身上的暖香，而含在甜里的浅淡的腥更是留给人恰到好处的遐想……他一分神，感觉里面仿佛还有一点极细的桂花味。

褚桓狠狠地一咬自己的舌尖，以一种想把自己憋死的手劲重新捂住了鼻子——再不捂就真流鼻血了。

那股香味带来的不是身体上的躁动，而是某种极强的心理暗示，褚桓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他会顺着自己的心自己构造幻觉，就好像南山只是说出了“幻影猴”三个字，仅凭一道看不清的影子，他们已经自动代入了猴子的形象。

打火机不在他身上，褚桓想了想，竖起短刀，一刀斩向离他最近的白骨，那是个扁片人的骨架，被无数根细丝牵着，像个小木偶，细线骤然被褚桓砍断了小一半，骨架自然失去了平衡，它左摇右晃地动了起来，抽搐着，连骨架上苟延残喘的牙齿也在“咯咯”地打着颤，仿佛白骨有灵，别提多惨人了。

褚桓看着就觉得闹心，出刀如电，几下就斩断了骨架身上所有的细丝，那具骨架“噗通”一声掉进了水里。

褚桓吃了一惊——这里的骨架居然是速溶的，入水即化，飞快地将一小片水域染成了绿色。

他心里明白，自己走到这里，回是回不去了，不管这些绿油油的东西有没有毒，他都只能往前走。褚桓毫不拖泥带水，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后，随即干净利落地一连清扫了一大片白骨，脚下的水越来越绿，到最后，那绿色浓稠得几近发黑。

褚桓感觉自己是泡在了一大片油菜汤里。

突然，他听见身后传来人蹚水的声音，褚桓戒备地一回头，一眼就看见同样破衣烂衫的南山。

南山的头发已经纠结成了一团，挡住了半边脸，胸前有几道被带着尖刺的藤条抽出来的血痕，看起来颇为触目惊心。

褚桓吃了一惊：“别过来！这有……”

谁知南山一看见他，立刻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二话不说地向褚桓跑来。他那虬结的长发被藤条勾住，南山看都不看，抬手一把将它扯断，仿佛不知道疼似的，只是一味的急切。

他脚下也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忽地一踉跄，差点摔在水里。褚桓被他吓得好悬没犯心脏病，连忙抢上前一步，抄手把人接在手里。

脚下的水颜色乌青，褚桓的脸色却比水色还要青一些，他一低头就感觉一阵心惊胆战，干脆弯下腰，将南山囫圇个地从水里抱了出来。

南山宽肩窄腰，可谓是要哪有哪，当然不是个麻杆，然而褚桓不知道自己关心则乱还是怎么的，他只觉得手里的重量出乎意料的轻。

他头一次对南山发火，气急败坏地冲人吼：“我让你别过来，你听不见啊?!”

南山却只是默默抱紧了他，不说话。

这时，褚桓又闻到了一阵带着腥气的甜香，那香气刚开始是腻，后来却逐渐地被南山身上混杂着青草气息的桂花味压了下去，褚桓这才发现，自己情急之下，手里的碎布已经不知道掉在哪了。

他心中警觉顿生，可是还没成型，怀里的人就伸出双手，环住了他的颈子。

南山微露舌尖，轻轻地在他胸口上舔了一下。

褚桓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灼痛，仿佛有人拿着烧红的烙铁在他胸口狠命地捶了一下。

褚桓没站稳，连退了好几步，五脏六腑都翻滚了过来，他扭过头，当场呕出了一口血。

只见那血化入水里，丝丝缕缕的，居然发着黑。

褚桓的胸口先是极热，一口血吐出来，又转为极冷——那是从骨子里透出的一股寒意，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

原本萦绕不去的桂花香味倏地散了，再一看，“南山”蜷缩在他胸前的手分明是一把畸形的手骨。

褚桓：“我操！”